

频数、相对频数、频率与概率 ——“常常/往往/总(是)/老(是)”辨析

杨旭

(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)

摘要：“频率副词”的辨析一直是个焦点问题，过去使用了“现实性、频率、概率、客观、主观”等概念，但依然存在难以回避的问题。本文在对频数、相对频数、频率和概率等概念做出严格界定的基础上，对“常常/往往/总(是)/老(是)”进行辨析，发现这些副词形式和意义之间并没有整齐的一一对应关系，而是表现为一对多。采用多维度分析法，从客观、(交互)主观与篇章三个维度对副词进行观察，能更好地捕捉到它们的一对多特征。

关键词：“常常”“往往”频率副词 客观副词 主观副词

DOI:10.19866/j.cnki.cjxs.2022.03.014

“常常/往往/总(是)/老(是)”意义相近，过去被归为“频率副词”或“频度副词”，根据频率大小又被区分为“中频副词”“高频副词”等。^①对它们的辨析文献繁多，近几年仍是关注焦点。

吕叔湘指出：“常常”只是描述动作重复，可用于“主观意愿”；“往往”是对过去情况的“总结”，带有规律性，不可用于“主观意愿”。^②马真也说：“往往”只用来说明根据以往经验总结出的带规律性的东西；“常常”不受此限制。^③周韧以“现实性”界定“往往”，认为“往往”是一种基于现实性使用的副词，而“常常”没有这个限制。^④石定栩、孙嘉铭则从“频率”和“概率”入手，认为“常常”是个“频率副

词”，表示“事件、动作的次数与单位时间之比”，属于会影响小句真值的客观副词；“往往”是“概率副词”，表示小句命题的出现概率超出预期，属于不会影响小句真值的主观副词。他们顺便提及“总(是)”，说它也是“概率副词/主观副词”，但允许条件概率为1。^⑤

对于“老(是)”和“总(是)”，^⑥邵勤指出：“总”具有[+全部]的语义特征，可以与逐指的周遍性成分(如“每天”)共现，而“老”不可以(例1)。他还注意到：“总”是对某个行为或状态的客观陈述；“老”则体现了说话者的主观感情倾向，含有“否定所述观点的倾向性”。^⑦张谊生等持类似观点，认为“总

作者简介：杨旭(1991—)，男，山西介休人，武汉大学文学院讲师，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。

基金项目：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”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(人文社会科学)。

本文曾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、武汉大学第七届国际交叉学科论坛做过汇报，与会师生提出了宝贵意见；另罗仁地教授、赫琳教授、吕佩博士曾予指点，特此致谢！

①周小兵：《频度副词的划类与使用规则》，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1999年第4期。

②吕叔湘：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(增订本)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，第548页。

③马真：《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方法论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2010/2004年版，第238—239页。

④周韧：《现实性和非现实性范畴下的汉语副词研究》，《世界汉语教学》2015年第2期。

⑤石定栩、孙嘉铭：《频率副词与概率副词——从“常常”与“往往”说起》，《世界汉语教学》2016年第3期；石定栩、孙嘉铭：《客观副词与主观副词——再论“常常”与“往往”的区别》，《现代外语》2017年第1期。

⑥本文暂不关注“老”和“老是”，以及“总”和“总是”之间的差异。

⑦邵勤：《“老”、“总”比较》，金立鑫主编：《对外汉语教学虚词辨析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167—177页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只提到“老是”的主观性(括注为“多含不满或厌恶意”)，对“老”则未加说明(第7版第782、785页)。

(是)”主要表示“客观判断”；“老(是)”主要表示“主观评价”。^①比如，在例 2 中，“总”替换为“老”后不合语法，因为所述行为与“老”的否定倾向悖逆，例 3 虽然可以替换，但增添了不喜欢王菲的意思。邓川林不太认同主客之分，在他看来，“老”和“总”都有明显主观性，只不过类型不同：“总”是“认识情态”，即“强调命题真实性”；“老”是“情感态度”，即表示“消极的情感态度”。^②

(1)a. 奶奶**每天**下午总要打个盹儿。

b. *奶奶**每天**下午老要打个盹儿。

(2)a. 教堂的氛围，总使人感到心平气和。

b. *教堂的氛围，老使人感到心平气和。

(3)a. 王菲为什么总能吸引人们的眼球。

b. 王菲为什么老能吸引人们的眼球。^③

过去的研究描写细致，解释充分，但也有若干不足：为了辨析这些副词之间的差异，使用了“现实性、客观/主观、频率/概率”等概念，但是这些术语并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。由于第 1 点提到的问题，出现了很多相左的看法，如针对“总(是)”，有的认为是主观副词，有的认为是客观副词。尽管观点相左，但都假设形式和意义/功能存在一一对应关系(表现在客观和主观副词这对二元范畴)，无法涵盖具体副词的多功能用法，比如客观副词也可能有主观用法。有鉴于此，我们首先对相关概念做出界定，在此基础上对“常常/往往/总(是)/老(是)”做出辨析；接着把它们放在更大的背景下，讨论这些副词在客观、(交互)主观和篇章维度体现出的多维属性。

一、区分频数、相对频数、频率与概率

在语言中，一词多义和一义多词非常普遍，科

学术语自然也不例外。“频率”和“概率”这两个词看似单纯，实则都是多义词。如“频率”可以指出现次数(例 4)，是一个绝对概念(标为频率₁)，也可以指出现次数相对总次数的比例(例 5)，是一个相对概念(标为频率₂)；还可以指出现次数相对一段时长的比例(例 6)，也是一个相对概念(标为频率₃)。它们在相关学科中都有严格定义，如“频率”在统计学中指“事件出现次数与总次数的比值”，在物理学中指“单位时间内完成周期性变化的次数”。

(4)“新时代”一词首次出现在报告中，出现频率达到了 30 余次。(《人民日报(海外版)》2017 年)

(5)动词作谓语的频率是 76.7%。(CCL<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，下同>语言学论文)

(6)这段恋情维系了两三个月，频率是一星期见两次面。(CCL 网络语料)

“概率”也是多义词，在语言学中具有广狭两种用法。广义是情态的一种，即认识情态(epistemic modality)，表达说话人对所言命题的确定程度，如“可能、也许、大概、肯定”等；^④狭义是认识情态的下位类别，也被称为“迟疑”(dubitative)，表示“说话人对命题的真实性比较确定”，如“他应该到家了”。^⑤

为了不混同使用，我们参考国家标准^⑥和 Halliday 等命名和界定如下：

频数(frequency)：即“频率₁”，指事件出现的绝对次数，如例 4。

相对频数(relative frequency)：即“频率₂”，描述事件相对某个条件或整体的出现次数，对应于统计学中的“频率”，如例 5。

频率(usuality)：即“频率₃”，描述事件在单位

①张谊生、邹海清、杨斌：《“总(是)”与“老(是)”的语用功能及选择差异》，《语言科学》2005 年第 1 期。

②邓川林：《“总”和“老”的主观性研究》，《汉语学习》2010 年第 2 期。

③例句(1)(2)(3)来自邵勤：《“老”、“总”比较》，金立鑫主编：《对外汉语教学虚词辨析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，第 167—177 页。

④ M. A. K. Halliday, *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* (2nd edition) (London: Arnold, 1994), 49.

⑤ Joan Bybee, Revere Perkins & William Pagliuca, *The Evolution of Grammar: Tense, Aspect,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* (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94), 320.

⑥参见国家标准《GBT 3358.1-2009 统计学词汇及符号 第 1 部分：一般统计术语与用于概率的术语》，网址：<http://www.doc88.com/p-9149137420807.html>。

时间内的重复次数,对应于物理学中的“频率(frequency)”,如例6。

概率(probability)采用广义用法;“认识情态”多指此类(详见下文),对应于统计学中的“概率”,又称之为“几率”或“或然率”或“盖然率”。

这些概念在相关性学科虽有严格定义,但由于它们之间存在密切联系,以及日常语言本身具有模糊性,导致出现了一词多义或混用情况。“频数”或“频率₁”理论上是个绝对值,但在判断高低时必须参照某个对比项,因此很容易和“相对频数”或“频率₂”混同。至于“相对频数”和“频率₃”,其相同点为,都是涉及两个变量的相对值,分子都是事件出现的次数;不同点为,前者的分母是总次数,后者为单位时间。正是基于以上密切联系,导致日常语言中用“频率”同时指涉三者。最后,相对频率与概率也具有密切联系:在数学或统计学中,基于大样本统计出的相对频数最终会趋近概率,比如投硬币,每次投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都是0.5,试验的次数越多其相对频数或频率₂越接近于0.5。下面我们会看到,这是相对频数引申出概率用法的语义基础。

二、“常常/往往/总(是)/老(是)”辨析

(一)频数

专门表示频数的构式是“N次”,如例7a,只是客观描述事件的发生次数,不涉及高低判断。如果要加入高低判断,需要进入频率构式如例8a,或相对频数构式如例9a。在这三种构式,只有后两者可以转化为“常常/往往”句式,说明这些词内在含有高低判断,无法专门表示频数。当然也需要注意,频数是相对频数和频率的必要条件。

(7)a. 他去书店买书买了三次。→ b. *他常常/往往去书店买书。^①

(8)a. 他一个礼拜就去书店买书买了三次。
→ b. 他常常去书店买书。

(9)a. 他去书店买书买了三次,上网买书

买了一次。→ b. 他往往去书店买书。

(二)相对频数和频率

可以使用测试句来显示相对频数和频率之别,比如针对“他去书店买书”这个事件,“十次有九次是去书店/没有一次不是书店”表示相对频数,“N个月就去一次”表示频率。测试结果如下:

(10) 他常常去书店买书,三个月就去一次/
*十次有九次是去书店。

(11) 他老去书店买书,一个月就去一次/
*没有一次不是书店。

(12) 他往往去书店买书,十次有九次是去书店/
**三个月就去一次。

(13) 他总去书店买书,没有一次不是书店/
**一个月就去一次。

“常常/老(是)”与表示频率的测试句衔接自然,说明它们可以表示频率,即某行为在单位时间内的重复次数。“往往/总(是)”与表示相对频数的测试句衔接自然,说明它们可以表示相对频数,即某行为相对某个条件或整体的实现次数:“往往”可以概括为“大部分情况下如此”,“总(是)”可以概括为“全部满足,无一例外”。

以上是无标记情况,在有重音标记的情况下(“他常常/老去书店买书”),“常常/老(是)”也可以与“十次有九次是去书店/没有一次不是书店”衔接自然,说明它们也可以表示相对频数。在这种情况下,“常常/老(是)”可以与“往往/总(是)”替换。与之相比,“往往/总(是)”无论如何不能与“N个月就去一次”衔接自然,说明它们无法表示频率。

明白了“常常/老(是)”与“往往/总(是)”的本质差异,就能理解以下区别了。

1. 是否指明分母?

“往往/总(是)”句通常要指明情况、条件或结果。吕叔湘指出了“往往”句的这一特点(例14),^②事实上“总(是)”也有这个特点。如下面例句所示,“总(是)”常与周遍条件标记共现,如例15中的“任

^①未加注例句均由本文作者自拟。

^②吕叔湘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(增订本),北京: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,第548页。

何”常与充分条件标记共现,如例16中的“只要”;常与“也”搭配,构成“总也”,如例17。^①与之相比,“常常/老(是)”没有这一要求,原因可能在于:频率相对的单位时间是个无标记项,人们会根据过往经验或直觉来判断事件在特定时长内是否发生频繁,无须像物理学中那样严格指明单位时长。相对频数相对的总次数是个有标记项,一般需要指出,否则判断就失去了参照,比如例14如果去掉“每逢节日或星期天”,我们就无法判断“往往”所表示“大部分情况下如此”是相对什么得出的。

(14)每逢节日或星期天,我们往往到厂矿去演出。

(15)在任何一种介质里,光总是沿着直线传播的。(《物理》(高中第二册))

(16)我冯玉祥也认为只要坚持抗战日本总要失败的。(王火《战争和人》)

(17)金斗噙了一声蹲了下去,手簌簌打战,总也擦不着火。(李克定《夜无声》)

2. 现实还是非现实?

“常常/老(是)”针对事件在时间线上的间隔,既可以出现在现实语境中,如例18和19,也可以出现在非现实语境中,如例20—22分别出现在了将来时、义务情态和虚拟条件的语境中。此外,它们还可以出现在条件(“只要……常常……”)、祈使(“请……常常……”)、让步(“就算……常常……”)等语气中。^②“往往/总(是)”则多出现于现实语境(例23a),几乎无法用于非现实语境(例23b),这源于相对频数是对已然行为的概括。

(18)贺诚说:“多年以来,我一直在练字,

常常临摹你的法帖。”(冯彩章《贺诚传》)

(19)我妈妈老骂我,脚趾头上长了牙似的,三天吃一双!(魏雅华《小跳蚤贝贝与“鞋王”》)

(20)此后,在我记忆的潮汛中,将常常涌起这片金色的水……(《人民日报》1985年)

(21)不管什么时候,你俩要老跟着我可别掉了队。(《人民日报》1947年)

(22)伯雄,要是你能够常常来教导教导他,他倒有进益的……(巴金《秋》)

(23)a.我们一些同志过去往往把新闻与宣传混为一谈,以至于把新闻写成标语口号式的说教式的东西。(张宗厚、陈祖声《简明新闻学》)

b. *我们一些同志将往往把新闻与宣传混为一谈……

(三)从相对频数到概率

如前所述,概率与相对频数具有密切联系,这导致表示相对频数的词语很容易引申出概率用法,用来表示说话者对命题真实性的确定程度。比如,“往往”可以表示比较或推断确定,“总(是)”可以表示十分确定。^③这能解释以下句法、语义特点:“往往/总(是)”偏向于认识情态等级的肯定一端,这种现实性语气导致它们无法与非现实性词语共现,如例24b/c;^④概率或认识情态属于主观用法,即过去所说的“评注副词”或高谓语,^⑤其辖域更大,因此可以出现在句首(例25);基于第2点指出的原因,主观的概率用法可以与客观的相对频数用法共现,且只能位于它们的前面(例26、27)。

(24)a.恶运往往/总跟着倒楣者,……

b. *恶运需要往往/总跟着倒楣者,……

①“也”具有“程度性包含”的意思,可以搭配表示周遍性的词语(如“他坐在那儿,一句话也不说”)。

②“常常”和“老(是)”还是有分布差异的。“老(是)”更多用于过去时。换句话说,“老(是)”所修饰行为大多是在最近发生的(包括现在,但不一定发生在说话者说话之时),这也是为何文献中会说“老(是)”具有已然性。参见季安锋:《时间副词“老”的意义》,《汉语学习》2000年第5期。

③类似于“往往/总(是)”从相对频数引申出认识情态用法,还有一个“大半/多半”。如“男人道学,大半人怀叵测;女人道学,准是其貌不扬。”(《少奶奶的扇子》第三幕)“你多半儿想要那行李的。”(《卞昆冈》第二幕)

④需要补充的是,“往往”和“总(是)”偶尔出现在非现实语境中,如“如果大胆行使权利往往得不到好的结果,……”(《人民日报》1981年)“如果一个人总是看到黑暗,……”(1994年报刊精选),但极为罕见,因为它无法出现在将来、条件、祈使和命令等语境中。参见周韧:《现实性和非现实性范畴下的汉语副词研究》,《世界汉语教学》2015年第2期。

⑤张谊生:《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、范围与分类》,《语言研究》2000年第1期。

c. ***如果**恶运往往/总跟着倒楣者 ,.....

(25) **往往**, 家庭对于面临考大学的中学生, 表现出极其严厉的态度, 这使学生与家庭的关系上出现了冷漠。(罗国安、赵金昭《人与社会的探寻》)

(26) 可惜我们的领导**往往经常**变换。
(《1994 年报刊精选》)

(27) 在人民内部, **总是会经常**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纠纷的,(《人民日报》1981 年)

另外, “常常”因偶尔表示相对频数, 也引申出了概率用法。如例 28a 表示说话者比较确定命题为真(与例 24a 存在替换关系)。可以支持这一点的是: 它可以出现在句首而不影响句子真值(例 28b), 正和其他评注副词一样, 无法与非现实性词语共现(例 28c/d), 表现出了现实性的主观属性。

(28) a. 恶运常常是跟着倒楣者的,

b. 常常, 恶运是跟着倒楣者的,

c. *恶运**需要**常常跟着倒楣者,

d. ***如果**恶运常常跟着倒楣者,

三、客观维度、(交互)主观维度与篇章维度

客观副词和主观副词首见于石定栩、孙嘉铭 2016 年的文章^①, 后来他们进行了更系统的论证。^②李勉受制图理论启发, 提出了基于句法层级的汉语副词新分类, 包括客观副词、主观副词和实义副词。^③陈振宇等认为主客区分具有模糊性, 引入了定量分析方法试图区分它们之间的阈值, 得出结论: “汉语副词是一个高度弥散的连续统, 没有绝对

的界限。”^④尽管如此, 主客副词之分仍有令人困惑之处。最大的困惑在于, 这种二元划分预设了形式和意义/功能的一一对应, 无法涵盖具体副词的多功能用法。比如, 所谓的“客观副词”也有主观用法(如“常常”表示概率), 所谓的“主观副词”也有客观用法[如“往往/总(是)”表示相对频数]。

考虑到这对术语带来的困惑, 我们拟放弃这种做法, 转而置于语义多维性研究的大背景下,^⑤提出客观维度、(交互)主观维度和语篇维度。下面以本文所述副词为例进行阐释。

(一)客观维度

客观维度(objective dimension)指针对动作状态进行描摹或限制, 会影响小句的真值条件或命题真假。副词若在使用中表现出这一维度, 便是它的**客观用法**, 如果该用法规约化便是它的**客观意义**, 如果以客观意义为主便可以归为**客观副词**。客观用法/意义又可以细分为两类:

描摹用法, 用来描述或刻画动作状态, 包括方式、情状和状态等;

限制用法, 用来区别或限制动作、状态, 包括时间、相对频数、频率、范围、程度、协同和重复等。^⑥

客观用法/意义的句法位置比较受限, 一般是主语之后谓语之前; 当描摹用法和限制用法并列时, 要先限制后描摹, 比如“他曾经全力帮助过你”, “曾经”必须位于“全力”之前。不管是从功能/意义标准来看, 还是从分布标准来看, “常常/老(是)”的频率用法和“往往/总(是)”的相对频数用法都属于这一维度。^⑦

①石定栩、孙嘉铭:《频率副词与概率副词——从“常常”与“往往”说起》,《世界汉语教学》2016 年第 3 期。

②石定栩、孙嘉铭:《客观副词与主观副词——再论“常常”与“往往”的区别》,《现代外语》2017 年第 1 期。

③李勉:《基于句法层级的汉语副词再分类》,《华中学术》2017 年第 4 期。

④陈振宇、王梦颖、陈振宁:《汉语主观副词与客观副词的分野》,《语言科学》2020 年第 4 期。

⑤Daniel Gutzmann, “Expressives and beyond: An introduction to varieties of use-conditional meaning”, Danie Gutzmann & Hans-Martin Gärtner(eds.), *Beyond Expressives: Explorations in Use-Conditional Meaning*(Leiden: Brill, 2013), 1—58.

⑥至于否定副词, 张谊生归之为限制性副词, 但潘海峰认为否定副词有两类, 一类是偏向客观的限制性副词, 一类是偏向主观的评注性副词。转引自陈振宇、王梦颖、陈振宁:《汉语主观副词与客观副词的分野》,《语言科学》2020 年第 4 期。

⑦相对频数和频率须有主观介入, 方可判断其高低, 因此有学者把它们归入了主观范畴。比如 Halliday 认为, 频率和概率一样属于情态, 前者表示可能是或可能不是, 后者表示有时是和有时不是, 都处于肯定和否定的中间状态。参见 M. A. K. Halliday, *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*(2nd edition)(London: Arnold, 1994), 89.

(二)(交互)主观维度

(交互)主观维度[(inter)subjective dimension]

指说话者对所言客体和对话主体的主观认识。副词若在使用中表现出这一维度,便是它的**(交互)主观用法**。如果用法规约化便是副词的**(交互)主观意义**。如果以(交互)主观意义为主便可以归为**(交互)主观副词**。(交互)主观用法/意义对整个命题进行说明,位置较为自由,可以在主语之前(句首),也可以在主语之后谓语之前(句中),甚至谓语之后(句末)。(交互)主观用法/意义包括以下几类:

认识情态,一方面是说话人对命题的真实性做出的承诺等级,即上文提到的“概率”,包括“可能、迟疑、推断确定、(不)确定、直陈”等,^①另一方面是说话人对对话主体的心理状态做出的评估或推测,如“你知道”“显然”等在传信意义上考虑到了听话者。从功能/意义和分布标准来看,“往往/总(是)”的概率用法属于这一维度(例25—27);另外“常常”也偶尔表现出这一维度(例28)。

评注(comment),即说话者对所言客体和对话主体的情感(emotion)、态度(attitude)和立场(stance)等。过去所说的评注副词或语气副词与此相关。本文关注的几个副词,“总(是)”和“老(是)”均体现了这一维度。试看:

(29)a. 冬天总要过去,春天总会来临。

(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7版第1744页)

b. *冬天总要过去吗?春天总会来临吗?

(30)在这旧俗的大节日里,也不能老是谈军事,谈政治。(远千里《新春大喜》)

(31)牛大姐:您猜怎么着?

林一洲:死床上了?

于德利:死床下了。

牛大姐:哎,我说你这人怎么老插嘴?你讲我讲?(来自邓川林)
按照张谊生的判断标准“凡是不能在严格意

义上的是非问句中充当状语的副词都是评注性副词”,^②再结合其功能/意义,可以把例29a中的“总”视为评注用法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7版)把这一用法释义为“毕竟;总归”(第1744页);“毕竟、总归”都被认定为评注副词。至于“老(是)”,所饰行为通常是说话者排斥的行为,带有抱怨、质疑和强调的消极情感,即邓川林所说的“消极的情感态度”。^③能进一步证明的是,“老(是)”常与显性否定词共现(40%左右),这是因为“老(是)”所饰行为本来就是说话者意欲否定的。

(三)篇章维度

篇章维度(discoursal dimension)指对小句与

上下文的关系进行说明或限制,具有篇章衔接或组织的语用功能,偏向程序意义(procedural)。副词若在使用中表现出这一维度,便是它的**篇章用法**,如果用法规约化便是副词的**篇章意义**。如果以篇章意义为主便可以归为**篇章副词**。篇章用法/意义在语用化过程中,渐渐失去了组合上的灵活性,因此位置更加自由。过去所说“关联副词”与此相关,它“与其他次类不同,是从句法功能、逻辑功能和篇章功能的角度划分出来的一种特殊的副词次类”。^④本文关注的几个副词,“总(是)”体现了这一维度。试看如下例子:

(32)a.小孩子总是小孩子,哪能像大人那样有力气。(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7版第1744页)

b. ?小孩子是小孩子,哪能像大人那样有力气。

(33)a.(坐立不安地)卿说得不错,但是朕总觉得有一个影子照在心里,……(夏征农《甲申记》)

b.?(坐立不安地)卿说得不错,但是朕觉得有一个影子照在心里,……

(34)总是,张大夫您要有个思想准备,老年人跟咱们本来就有代沟,何况我们家这位

① Joan Bybee, Revere Perkins & William Pagliuca, *The Evolution of Grammar: Tense, Aspect,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* (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94), 320—321.

②④张谊生:《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、范围与分类》,《语言研究》2000年第1期。

③邓川林:《“总”和“老”的主观性研究》,《汉语学习》2010年第2期。

老爷子还是个少见的混人呢……(陈建功《皇城根》)

例 32a 和 33a 出现了两个小句,以“总(是)”表明了小句之间的因果与让步关联,如果删掉“总(是)”句子将变得极不通畅(例 32b 和 33b)。这是因为“总(是)”体现了篇章链接功能,针对所在小句和上下文的元文本评价关系做出限制。不过有两点需要注意:这里的“总(是)”具有两重性,在体现语篇功能之外,仍然体现了评注功能;“总(是)”的位置并没有那么自由;“总是”尚出现了若干位于句首的用法(如例 34),但“总”受制于韵律因素完全无法出现在句首。原因可能在于,“总(是)”的语篇衔接功能是从评注用法中引申出来的,因此属于语用意义可以取消的“语用型衔接”。^①

三个维度之间并非互相独立,而是具有引申和重叠关系。如图 1 所示,从历时或语法化视角来看,客观意义经过(交互)主观化引申出(交互)主观意义,再经过语用化引申出篇章意义。在虚化过程中,它们的辖域变得愈来愈大,句法位置从受限变得自由,乃至虚化成为连词或话语标记。历时引申关系决定了很少有单纯的某类副词,而是具体副词表现出叠加的多维意义。比如“才、就”“更、还”“都、只”分别从时间、程度和范围的限制类客观意义引申出了篇章意义;“连、倒”从评注类(交互)主观意义引申出了篇章意义——事实上,评注副词经常因其句法位置自由表现出篇章链接功能,在使用中也表现出了两重性。总之,由于历时引申关系,三维意义经常交织在一个副词当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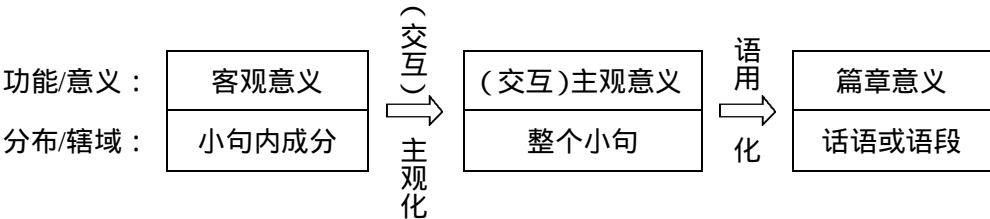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 三个维度具有引申和重叠关系

小结

本文在严格区分频数、相对频数、频率和概率的基础上,辨析了“常常/往往/总(是)/老(是)”之间的异同,并把它置于客观、(交互)主观与篇章三个维度做出定性。如图 2 所示,“往往”在客观维度表示相对频数,在(交互)主观维度表示概率;“总

(是)”在客观维度表示相对频数,在(交互)主观维度表示概率,在篇章维度表示因果或让步关联;“常常”在客观维度表示频率(无标记)和相对频数(有标记,以虚线表示),偶尔在(交互)主观维度表示概率;“老(是)”在客观维度表示频率(无标记)和相对频数(有标记),在(交互)主观维度表示消极评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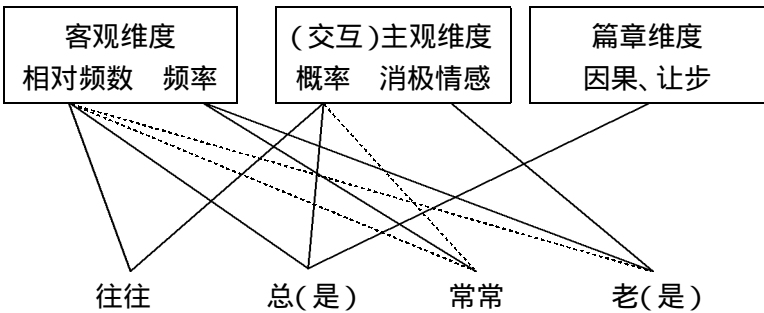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2 “常常/往往/总(是)/老(是)”之间的异同

^①潘海峰:《汉语副词的主观性与主观化研究》,上海: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,第 161 页。

可以看出,不论是从语义到形式,还是从形式到语义,形式和语义都没有表现出整齐的一一对应关系,而是表现出了一对多的关联。这种一词多义或一义多词的存在,一方面是因为频数、相对频数、频率和概率密切关联,另一方面是因为处于语法化中的构式和语法要素经常表现出多义性。为了捕捉到这种一对多关系,本文放弃了主观副词、客观副词的

二元分野,而是在客观、(交互)主观与篇章三维框架中,对具体频率副词进行语义挖掘和分析,基于语料库对各种用法的主次进行判断。客观副词和主观副词在三维框架之中也有了新的内涵,即只有以客观或主观意义为主的副词才能被归类为客观或主观副词,比如“常常”的无标记用法是频率,完全可以把它归类为客观副词。

Frequency, Relative Frequency, Usuality and Probability: A Study of “Changchang”(常常), “Wangwang”(往往), “Zong(shi)”[总(是)] and “Lao(shi)”[老(是)]

Yang Xu

(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, Wuhan University, Wuhan 430072, Hubei, China)

Abstract :The analysis of “ frequency adverbs ” has always been a focal point, and the concepts of “ realis, frequency, probability, o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ty ” have been used in the past, but there are still unavoidable problems. The article defines the concepts of frequency, relative frequency, usuality and probability in a rigorous way, on the basis of which “ Changchang”(常常), “ Wangwang”(往往), “ Zong(shi)”[总(是)] and “ Lao(shi)”[老(是)] are analyzed, reveling the one-to-many relationships between forms and meanings. The article advocates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, looking at the adverbs in three dimensions: objective, (inter)subjective and discorsal, which better captures their one-to-many character.

Keywords : “ Changchang”(常常); “ Wangwang”(往往); Frequency Adverbs; Objective Adverbs; Subjective Adverbs

责任编辑 赫琳